

# 奥运延期费用争议浮出水面

## 国际奥委会称安倍同意继续支付费用,在日方抗议后改口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东京奥运会已经确认推迟一年举行,然而延期造成的3000亿日元额外支出,近日成为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方面争执的焦点。如何分配这笔费用的争议,已经从幕后推至台前,而随着更多延期衍生问题的出现,双方之间的博弈远未结束。

国际奥委会官网4月20日发布了《关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常见问题》一文。在30余个问题中,“推迟奥运会对财务有何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国际奥委会回答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同意,日本将根据2020年奥运会已经达成的协议条款,继续支付费用。国际奥委会也将继续承担应该负

责的部分。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这数亿美元的额外费用支付问题已经很清楚。”

此前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到不断举行视频会议磋商奥运延期事宜,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始终呈现给外界相互支持、携手共渡难关的决心,这也直接促成了东京奥运会延期决定的出炉。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奥委会20日在官网单方面的表态引起日本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纷纷出面否认国际奥委会的说法。高谷正哲表示,国际奥委会不应单方面宣布日本成为奥运会推迟造成的额外支出的承担方,更不应以首相安倍晋

三的名义宣布,东京奥组委已经要求国际奥委会作出澄清。

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法,3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就奥运会推迟问题的电话会谈中,根本未涉及延期费用承担的议题。参加了电话会议的桥本圣子直言,国际奥委会的说法令她倍感震惊,“这是翻译出了问题吧。据我所知,这不是事实,政府并未同意承担这笔追加费用。”

如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所言,国际奥委会在官网的回答,进一步凸显了其迫使日方负担费用的姿态。4月21日,国际奥委会迫于压力在官网上删除了这部分内容,并改为“日本政府重申,为使奥运会取得成功,已作好履行责任的准备。国际奥委会与包括东京奥组委在

内的日方,将就奥运延期的影响继续进行共同评估和讨论。”

根据国际奥委会发布的文件,国际奥委会已经为东京奥运会投入13亿美元,这些资金来自过去四年奥运周期的57亿美元收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确实在上周曾公开表态将追加“数亿美元”的经费,但国际奥委会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此后却透露,这笔追加经费仅限“负担相关奥运项目”,将率先用于对陷入困境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个国家或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支援,对于是否会负担奥运会追加费用的问题则避而不谈。

美联社认为,比起国际奥委会,东道主日本显然有更多资源解决经费这一问题。共同社则在报道中指出,

按照办赛机制,如果东京奥组委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就只能由东京都政府负担;如果双方均无力负担,则只能由日本政府负担。然而,新冠疫情已经引发日本经济衰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直言疫情对日本经济影响极其严重,因此奥运延期费用已经成为安倍政府的敏感话题,更是日本国内舆论的“禁区”。

究竟如何分摊这笔高达3000亿日元的奥运延期额外支出,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或许还将为此争论许久。而明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拉开帷幕前,延期衍生的更多问题也将陆续浮出水面。在这场始料未及的体坛变局中,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成为摆在国际奥委会与日本面前的共同挑战。

连续三年拖欠赞助合约款项  
“体育之窗”遭排解协议

本报讯(记者谢笑添)2016年是中国排球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见证了女排在里约奥运会的夺冠,也见证了中国排球走出商业困境——一年前还在经历无冠名尴尬的中国排球联赛,在这一年与“体育之窗”达成长期商务运营合作协议。据新华社报道,后者每年支付的推广费用以亿元计算,远远超出中国排协此前与中视体育的合约金额。然而不到四年后,中国排协于4月21日发布公告称,因“体育之窗”自2017-18赛季起拖欠赞助款项,并至今未支付,双方的商务运营推广合作关系就此解除。

中国女排奥运夺冠后的2016-17赛季,也是“体育之窗”与中国排协合作的最愉快的一个赛季。如合同约定合同款项的同时,“体育之窗”还成立了专门为中国排球联赛服务的子公司“排球之窗”。一年后,在双方的共同策划下,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应运而生。无论是商业气息浓厚的全明星周末、不断做加法的联赛赛程,还是经多次升级的商业宣传,都让外界看到了排超发展的期望。然而也正是从那时起,“体育之窗”就已存在拖欠合约款项的行为。

到了2018-19赛季,一切仿佛迎来了拐点。联赛赛程压缩,全明星周末推广力度骤降,排超联赛出现停滞不前的迹象,随着2019-2020赛季联赛为中国女排备战东京奥运会让步,排超几乎已彻底失去了存在感。直至新冠疫情到来,本就推迟到1月下旬才开始的男排联赛进入了无限期停摆。按照中国排协副主席钟秉枢的说法,“体育之窗”的拖欠行为已持续三年,但中国排协直到2019-2020赛季的女排联赛落幕才选择解约,已为对方留足了余地。

体彩大乐透派奖9.9亿元  
投注3元最高可中3600万元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即将开启史上力度最强的派奖活动,派奖总金额高达9.9亿元。派奖期间,3元追加投注最高可中得3600万元。

体彩大乐透此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派奖活动,自第2030期(4月27日20时10分开始销售,4月29日晚开奖)起,预计持续25期,至6月下旬结束。这是自去年大乐透新规实施以来迎来的首次全国派奖活动,也是大乐透继2018年6亿元大派奖后再度开启的全国派奖活动。今年大乐透派奖总金额高达9.9亿元,一跃超过2018年的6亿元,为史上最高。在派奖总金额创新高高的同时,活动覆盖面也更广,派奖奖励囊括了一等奖到九等奖的全部奖励,让更多购彩者受益。

根据大乐透派奖方案,在9.9亿元派奖资金中,5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4.9亿元用于幸运奖派奖。其中,一等奖派奖每期2000万元,持续约25期。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且中得一等奖的彩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的比例分配。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单注派奖奖金不超过当期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奖金。若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或当期派奖奖金按中奖注数均分后仍有结余,结余奖金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安排的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依此类推,直至一等奖奖金派完为止。派奖期间,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奖金最高可翻倍,也就是说3元追加投注,最高可中得3600万元。

相比一等奖,幸运奖更“亲民”一些。将4.9亿元用于幸运奖派奖,旨在让每一位购彩者都能感受到体彩大乐透派奖带来的回馈和幸运的奖项。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票面宣传将随机打印派奖权益,从而获得不同的幸运奖项,这也是大乐透首次在派奖活动中加入此类创新形式的派奖。幸运奖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二至九等奖奖金随机翻倍,根据不同的字样,二至九等奖奖金乘以2倍或1.6倍;第二类则是“加油中国”或“光芒焕新”幸运奖,所有进行追加投注的大乐透彩票,均有机会收获“加油中国”或“光芒焕新”幸运奖3元。若4.9亿元派完,则幸运奖派奖于当期结束,当期派奖奖金不足部分由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补足。多期票参与一等奖派奖,不参与幸运奖派奖。幸运奖派奖奖金须于当期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发布后方可兑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年总额9.9亿元的大派奖活动,无论是5亿元一等奖派奖,还是4.9亿元幸运奖派奖,都只针对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追加投注是体彩大乐透独有的一种玩法,每注多花1元钱,中得一等奖或二等奖后就能多得80%的奖金。购彩者要参与9.9亿元大派奖,追加投注必不可少。

此外,在大乐透9.9亿元派奖活动期间,上海购彩者还将获得额外福利——凡中得一等奖的购彩者奖励9600元即开票;中得二等奖的购彩者奖励4800元即开票;中得三等奖的购彩者奖励900元即开票。不兼中兼得,按单票最高中奖等级核定。中奖者凭中奖彩票及身份证至上海体彩兑奖处(四川中路321号)领奖。

(文彬)

# “飞人”乔丹纪录片《最后之舞》上映引发全球热潮 再一次,“篮球之神”拯救篮球世界



疫情期间的赛事真空期,乔丹纪录片《最后之舞》提前上映填补空白,“飞人”又一次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谢笑添

纪录片《最后之舞》的伊始,是一段持续了29秒的特写镜头——镜头背着光,朝向屋外的大海,勾勒出窗前的伟岸背影;随着焦距变化,背景音乐渐起,主角越来越近,每一帧都仿佛闪耀着神的光辉。

不知不觉间,距离迈克尔·乔丹最后一次身披公牛战袍已过去近22年。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上空悬挂的23号球衣早已是美国文化的重要象征,时间在曾经的“篮球之神”身上留下了诸多痕迹,终让人意识到他其实也是凡人肉身——57岁的乔丹近年来发福得愈发明显,也一直在刻意减少公开亮相的频率,就连“飞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他会再一次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新冠疫情的侵袭让全球几乎所有体育赛事陷入停摆,漫长的真空期让一众体育直播机构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助。就在这样的时刻,《最后之舞》站上了舞台。北京时间本周一,这部力图还原乔丹及公牛王朝最后光芒的十集纪录片,仅仅播放了前两集,即以610万的平均收视人数打破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纪录片的历史收视纪录。

23年漫长筹划,问世如一道惊雷

若非疫情到来,《最后之舞》原本定档于6月播出,每周两集的更新频率足以陪伴球迷度过夏季休赛期的好一阵时光。出于无赛可播的无奈,ESPN选择提前上映,这也是其最后的底牌。就这样,乔丹再度肩负起时代赋予自己的伟大使命,一切看起来如此熟悉——2001年10月,在全美深陷于“9·11”事件的痛苦关口,38岁的乔丹宣布复出,并将当年在华盛顿奇才队的全部薪水捐赠予遇难者家属。而这一次,《最后之舞》的全部个人收益,“飞人”仍将用于慈善事业。

伟大如乔丹,向来不缺愿为之著书立传的作者,但很难再有一部纪录片比《最后之舞》更接近现实。所谓“最后之舞”,取自菲尔·杰克逊在1997-98赛季前为球员们准备的会议手册扉页文字。那是“禅师”执教公牛队的最后一个赛季,球队总经理克罗斯此前已不止一次有意将这位功勋教练扫地出门,“二当家”皮蓬则因薪水问题与管理层产生了不可修复的矛盾。这是乔丹、皮蓬与杰克逊这一“铁三角组合”的最后赛季,在时任NBA娱乐部门负责人的劝说之下,公牛管理层、“禅师”以及乔丹本人同意了摄制组进驻,这位为纪录片拍摄起到关键作用的负责人正是如今的NBA总裁萧华。

因此,摄制团队才得以自由出入公牛更衣室、训练房、大巴等场合,但所积累的逾500小时素材,却尘封了近廿载。直到2016年,在乔丹的首肯之下,纪录片才进入制作与剪辑程序。从与乔丹私交甚笃的知名导演斯派克·李,到曾经的HBO体育台主席罗斯·格林伯格,其间导演人选换了又换,但最终出现在影片名单上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杰森·赫尔。他的作品不多,均为充满戏剧冲突的体育题材纪录片:《密歇根五虎》讲述了美国大学篮球史上名噪一时的争议组合,《巨人安德烈》则记录了深受肢端肥大症困扰的摔跤手安德烈·罗西莫的传奇一生。

冲突同样是贯穿《最后之舞》的主线。尽管聚焦于乔丹在公牛的最后生涯,纪录片却不断闪回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就前两集而言,导演并不满足于直白地描绘乔丹的天赋卓绝与钢铁意志,而是尽力还原每一位配角——球队总经理克罗斯不擅交际又内心敏感,这几位人眼中的绝对反派与球员、教练们屢生嫌隙,但片中并不回避他“在其位谋其责”的本分与内心的淳朴;对于乔丹的最佳搭档皮蓬因不满自己多年前签下的低薪长约而拒绝上场时,导演如实地以乔丹之口进行评价:“他的做法有些自私”;在讲述乔丹与球队管理层于1986年首度产生裂痕的原因时,影片并不评价孰是孰非,而是呈现理念的冲突;出于保护,球队在乔丹回归归来后,不惜以输球为代价严格限制其上场时间,这对于好胜心极度强烈的“飞人”而言无异于羞辱……丰满的人物塑造,让观众更切实地理解乔丹彼时的

# 疫情期间的体育赛事新闻几乎“一片空白” 全球体育媒体陷入共同困境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在决定让压箱底的“飞人”乔丹纪录片《最后之舞》提前公映前,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曾作出了如下努力:史无前例地连续12小时转播电竞赛事;搜罗北美各大职业体育联盟的经典赛事,鉴于其中不少版权并不明确,该有线电视台还不能直接购买,而是与各大联盟就价格、呈现方式等进行磋商;为吸引眼球,ESPN当家主持史蒂芬·史密斯在节目中为自己与嘉宾套上了婴儿脸的滑稽滤镜……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评价的那样,“ESPN真的尽力了。”

疫情期间的体育赛事新闻寥寥的特殊时期,诸多专业体育媒体正经历

处境,也更容易理解这最后一冠背后的传奇与艰辛。

意外牵扯出“历史最佳之争”

不可否认的是,疫情期间体育赛事停摆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最后之舞》的大热,但乔丹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即便是在退役十余年后的2019年,“飞人”的商业价值与收入依然凌驾于任何现役运动员。《最后之舞》甫一上映,即成为推特等社交平台的趋势排行榜头名。高关注度的另一佐证,则是英国乐团亚伦派森实验乐团的作品《Sirius(天狼星)》时隔数十年后再度走红——这是公牛

王朝时期球员出场时的背景音乐,也与那些传奇的名字一同成为那段历史的永恒回忆。

如果说《最后之舞》的上映中存在所谓输家,或许也仅有原本与此并无关联的湖人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作为过去十年当之无愧的NBA门面,“皇帝”与“飞人”的比较早已有之,但从未像如今这般激烈。

在知名篮球专栏作家比尔·西蒙斯看来,詹姆斯在2020年花样滑冰世锦赛夺冠后,日本富士电视台决定将原本常规播出的,然而若无应急的素材,就会发生如足球豪门皇家马德里官方电视台

那样的尴尬——西甲球迷们惊讶地发现,“皇家马德里TV”4月的节目单里竟然包括了多部奥斯卡获奖影片,这些影片流派不一,大多与体育毫无联系。

更新周期较长的纸媒,则是另一番光景。从多数海外专业体育类杂志的期刊上,甚至寻觅不到任何新冠疫情的痕迹与影响。在篮球界颇具影响力的《扣篮》杂志最新一期发行时,NBA停摆已有数周,但封面人物仍按原计划预留给了卫冕冠军多伦多猛龙队,导读内丝毫未见“新冠”或“停摆”字样;《跑者世界》美国版的5月刊封面人物为凯利·霍尔摩斯,在英国中长跑名将的笑脸旁赫然写着“开心去跑”,杂志内容则仍以跑步技巧与励志故事为主;今年起改为月刊

的《体育画报》成了为数不多的例外,直至3月刊发行时,这一业内极具影响力的杂志仍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但4月刊的封面变成了球馆上空荡荡的看台。除杂志名与期刊号外,当期《体育画报》的封面再无任何字样,却极为有力地概括了当今世界体坛所发生的一切——“一片空白”。

并非海外体育杂志一门心思低头装作鸵鸟,在它们的官网上其实不缺疫情相关报道。或许是印刷与编辑周期的问题,杂志无法及时在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纸质媒介上及时呈现内容。《体育画报》在官网发表了多篇关于疫情期运动员及学生运动员生存现状的深度报道,《跑者世界》与《户外》杂志则开辟专栏,为受众提供居家锻炼指导。不过也不乏像《扣篮》这样的媒体,即便官网仍无任何与疫情相关的内容,而是聚焦于乔丹的纪录片,无法预知何时开启的NBA选秀,或是球迷们津津乐道的球星比较。当然,这无关对错,体现的更是风格与新闻理念的差异。

杨直言:“看完《最后之舞》,乔丹可能要代替勒布朗,成为我心中的历史最佳。”一时间,两代超级巨星的比较被广为热议,互联网交流中最不理性的那一面因此显现——部分群体追捧乔丹的同时,又竭力以恶毒言语讽刺、挖苦詹姆斯。就连NBA名宿比卢普斯都不禁感慨,为何乔丹的伟大,会牵扯出那么多关于勒布朗的仇恨。漫无止境的恶毒攻击自不可取,但即便是为詹皇发声的比卢普斯也坦言,在他以及许多人的心里,乔丹才是历史最佳。无论《最后之舞》上映与否,这本就是无可置疑的定论。